

後漢書

冊五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虞傅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

云武平城西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祖父

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

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

國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

立祠其門閭壞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

必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

相孫承為御史大夫也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

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

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

奇之欲以為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

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

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

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

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

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

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

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

嘑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說文曰嘑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

出將秦時鄒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

也丞相則蕭曹魏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

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

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

如使英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雖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雖

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

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疽癰也

也瘡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

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

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大鴻臚宗

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

子弟皆除為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

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

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

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

傷詡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

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

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字

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

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講之知其無

能為也講當作籌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

也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而青冀

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城臯斷

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

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闕與礙同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

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

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賞其罪使入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

曰以絳縷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

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

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

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

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

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上疏曰古

者師行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

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贖見

弱吾今示疆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詡乃令軍中使疆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力

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疆弩共射一人

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

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

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

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

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

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

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



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

致一廣雅曰僦賃也音子致一反僦五詡乃自將吏士

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興州

七縣也沮音數十里皆燒石開漕船道續漢志曰

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

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

皆坼裂因鑿去石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

遂無汎溺之患也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

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

倍於前續漢志曰詡始到穀石八千見戶萬

歸郡戶數萬人足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詡盛

夏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

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

以舊防為無用壞之者必有水今州曰任郡郡曰任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

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所奏三劉歆曰案上文公劾詔則此當

為也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尸諫耳韓詩外傳曰昔

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退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

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

瑕而退之徙殯於正順帝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

堂成禮而後去也漢官儀曰敦字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

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

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

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震為樊豐所譖

死而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

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

示遠近歐刀刑人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

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

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立之時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

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

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

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

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

阿母求請阿母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

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

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  
 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  
 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  
 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  
 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  
 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  
 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  
 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  
 錢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人  
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  
辟車鈴下侍閭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  
所典領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歆曰注街走卒又赤  
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歆曰注街走卒又赤  
一憤絳構案後漢志街下有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  
里字又云絳構字誤  
 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

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

縣令之枉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積六七歲不省主

簿乃上書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

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

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

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憊之人不足多誅帝

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

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為理豈臣下之義君

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

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

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

刺舉無所回容回曲也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

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

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  
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  
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  
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靈州本字幼起慕南容

三復白圭乃易字焉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三

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身長八

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

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劉

破曰案嵩傳此少將字

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

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于  
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  
也八元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

魏黃巾亂於六州皇甫嵩傳曰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此二六州蓋初起時也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

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為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闡豎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

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

器韓子曰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

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

焉見史記也市虎成於三夫解見馬若不詳察真偽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

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

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音

反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

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

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

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續漢書

斬賊三帥卜己張伯梁靈帝猶識燮言識記也得不

加罪竟亦不封以為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

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

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

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



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

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

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言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

曰季布為中郎將軍于為書熲呂太后呂太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

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

萬眾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

酈商別定隴右前書漢王賜酈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武帝置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

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婁羌裂匈

匈奴之右臂婁音而遮反○劉歆今牧御失和使一州

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

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

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說文曰衽衣衿也士勁甲

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

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

朝廷重其方格方正也格猶標準也每公卿有缺為眾議所歸

頃之趙忠為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

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

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眾心忠納

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

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

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

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一作出

為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劉敞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

明雖可通但前

舉燮孝廉及津為漢陽與燮交代合

後多云名知人

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

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為通姦利士人怨之漢

曰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

國韓遂等燮知鄙失眾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

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

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

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眾上下未和萬

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

挺挺解也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

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為萬全之

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為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

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

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劉攽曰時北

胡騎數千案文少一地字下文云皆夙懷燮恩共於

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

燮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

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

里羌胡燮北地人也故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

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

言未終燮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幹集曰幹汝

知吾必死邪蓋聖達節次守節左傳曰曹公子臧曰

守節下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

賢史記曰伯夷孤竹君之子也武王載文王木主伐

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

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孟子曰養吾浩然之

氣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左傳曰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也吾行何之

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程嬰

解見馮衍傳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

泉太守黃衍說燮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

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

意為吾屬師乎師即君也尚書曰燮案劍叱衍曰若

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諡

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 蓋勳傳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廣至縣名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

泉堡是也家世二千石續漢書曰會祖父進漢陽太守祖

官至安定屬國都尉初舉孝廉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

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

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

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

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

鷹鳶欲其驚繼繫也廣雅曰驚執也蒼鷲而亨之將

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

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續漢書中

平元年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

梁鵠欲奏誅雋勳為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勳

勳謂雋曰吾以子罪在入議故中平元年北地羌胡

為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受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

斷謂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阿陽屬

天水郡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

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

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

劍齊景公時燕晉侵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扞之仍令龍臣莊賈監軍與穰苴期旦日會賈素驕貴

夕時至穰苴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今之從事豈

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

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

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

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代之續漢書梟字作泉也梟患

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

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

封齊崔杼殺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崔杼齊大夫齊莊公先通其妻

杼殺之慶父魯莊公弟莊公子開立是為濬公慶父襲殺濬公並見史記此二國豈乏學

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

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

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

於畜宮前書尹翁歸傳曰有苑師之屬故曰畜宮畜

救音許反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為羌所破勳收餘

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麗音離左傳曰王以諸侯伐

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

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素為勳所厚乃以

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仰罵

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

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

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

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調猶發也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

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



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

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

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

以餌士何如中藏謂內藏也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國語

王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今寇在遠

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祗贖武耳左傳曰戎昭果毅

敵為果致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時

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

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力誅

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

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溫

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之並

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為中常侍

恃執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為之請勳不

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小黃

門京兆高望為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

望子進為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

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府聚

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

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續漢書曰是時漢陽

攻陳倉三輔震動勳領郡兵五千桂陽魏傑為破敵

表用處士扶風孫瑞為鷹鷄都尉弘農楊儒為烏擊都尉

都尉京兆杜楷為清寇都尉凡五郡都尉皆素有名悉

長陵第五雋為清寇都尉凡五郡都尉皆素有名悉

領屬勳每有密事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

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  
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孫卿子曰慶者在堂弔者在卓

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武丁啓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勳雖強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

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賄  
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傳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射陽故城在今楚父旻

有幹事才謝承書曰旻達於從政為漢良吏遷匈奴

土地風俗入物種數具答言西域本三十六國後

少風俗燥溼山川草木鳥獸異物名種不與中國同

以西域傳何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

城在今越州鄞縣西十三州志云句踐之地南至句

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

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楊太守陳賈擊昭破之昭遂

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

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為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

五以父功拜童子郎漢法孝廉試經者拜為郎洪以

書曰左雄奏徵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

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

魁梧有異姿魁梧壯大之舉孝廉補即丘長屬瑯琊

國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即春秋之祝丘也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

超請為功曹時董卓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

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謂超為廣陵兄今王室將

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效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全吏

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為天

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

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為郡委政臧洪洪者何如人

超曰臧洪海內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

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岱字豫州刺

史孔佑公佑字緒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

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

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

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

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

刺史佑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

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糾收也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

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

克遺育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墜其

師無克也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

聞其言者無不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

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

與太司馬劉虞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

河間而值幽冀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好以洪領青州刺史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颺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羣神巫女也

史祝史也禱謂營攢用幣以禳風雨霜雪水旱屬疫於日月星辰山川也禱謂告事求福也又恐

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穆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

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

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

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

恩義獻帝春秋曰紹使琳為書入洪答曰隔關相思

發於寤寐相去步武爾雅曰武迹也而趨舍異規其為愴恨

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也比類述敘禍福公私

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

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遙忖褊心粗識鄙

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

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鄉與程子相遇於

塗傾蓋而語也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

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洪常寓於紹故瞻望帳

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擗矢擗捉也音卓反不覺涕流之



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接過

絕等倫○劉攽曰案文悔字無義未詳何字或曰悔當作益受任之初志同大

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邁尼請

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

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

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

來者側席去者克己來者側席而待之去者則僕抗

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吳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逃去見史記也

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

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

貸而受夷滅之禍英雄記云袁紹使張景明郭公則高元才等說韓馥使讓冀州與紹

然則馥之讓位景明亦有其功其餘未詳也亦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

告去何罪復見斫刺魏志呂布傳曰布破張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鈔掠紹患忘之

布覺其意從紹求去英雄記布求還洛紹假布領司

隸校尉外言當遣內欲殺布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

十人辭以送布止於帳側布僞使人於帳中鼓箏紹

謂已死明日紹訊問知布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

尚死乃閉城門布遂引去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

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

復彊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

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

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左傳云公山不狃

國杜預注云足下當見久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

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為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

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崔杼

莊公欲劫晏子與其盟以戟拘其頸劍承其心晏子曰  
劫吾以刃而失其意非勇也崔杼遂釋之  
左傳曰太史書曰崔杼殺其君崔子殺之其第嗣書  
而死者二人其第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  
執簡以往聞既  
書矣乃還也  
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

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

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左傳曰楚子圍宋築室反耕杜預注

曰築室於宋反兵也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伯珪

公孫瓚字張揚飛燕旅力作難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也

事何進令於本州募兵得上黨仍略諸縣衆至數千又

與袁紹合張燕常山入本姓褚黃中起燕合聚少年

飛矢所中且死告其衆曰必以燕爲帥角死衆奉燕

故改姓張燕慄悍捷過人軍中號爲飛燕衆至百

萬號曰黑山後助公孫瓚與紹爭冀州也北鄙將告

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股肱猶手足也言北

歸之臣將告主人當鑒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

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

不念黃巾之合從邪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前書彭越將其

衆居鉅野中無所屬漢王乃使人光武創基兆於綠

林卒能龍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

哉況僕親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

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盟主謂袁紹也臧

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

而無聞焉本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

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

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

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與音可

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

本無怨隙今為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

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

廚米三斗請稍為鱸粥杜預注左傳曰鱸糜也音之延反洪曰何能

獨甘此邪使為薄糜徧班士眾又殺其愛妾以食兵

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

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

曰臧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

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

而欲因際會缺望非冀前漢音義曰缺猶多殺忠良

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

宜為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為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

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公羊傳曰事君猶事父也

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

其辭切知終不為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為諸

生親慕於洪隨為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

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

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柰何

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疇空復爾為容  
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為君子背之則為小  
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  
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  
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  
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  
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  
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  
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  
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前書魏相上書曰  
救亂誅暴謂之義  
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  
兵勝者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忿者敗  
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起者謂之應兵  
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  
矜其人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驕者滅此非

但人事乃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吳破楚申包胥

如秦乞師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

口七日秦師乃出以車五百乘救楚敗吳兵於稷事

見左傳及史記言臧洪徒守節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燮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允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卷八十八

後漢書卷八十八

其董然然余爾夫莫能隨之曰志謝

贊曰夫琴瑟雖雜其音莫不歸於和今圖再全全以禮德

其志氣與夫流官無異其於人也

其志氣與夫流官無異其於人也

其志氣與夫流官無異其於人也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臧洪傳無以爲悔劉歆曰悔字無義未詳何字○臣  
宗楷按無以爲悔猶言內省不疚也義本明顯解  
者失之

後漢書卷八十八考證

對真書卷八十八卷論

卷八十八

表計世無與公對辭言內聲不夾出書本與題錄  
加與論論及後對聲原曰對字其意未詳何宗○月  
對真書卷八十八卷論

後漢書卷八十九

宋 宣城 太守 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張衡列傳第四十九

張衡傳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西鄂縣故城在今鄧州向城縣南有平子墓及

碑在焉崔世為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暖之文也

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

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

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

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

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

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

陰陽歷算常好玄經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為

事皆引天道以為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入事法

度故宓義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

雄謂之立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一

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

故為一而徧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千

餘言而傳十二篇也○劉攽曰注以三十五謂崔瑗

著撰之案太玄乃用三十六撰作五字誤也

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

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

歲之書也子雲當哀帝時著太玄經也復二百歲殆將

終乎自中興至獻帝一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

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自此以上並衡與安

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為太史令

漢官儀太史令屬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

太常秩六百石也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漢名臣奏曰蔡邕

家周曰周醇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

法周醇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

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

也靈憲序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定靈軌尋緒本

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故靈憲作與衡順帝初

集無算罔論蓋網絡天地而算之因名焉

再轉復為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

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問以見其志

云間非也衡集云觀者觀余去史官五載而復還非

者以為失志矣用為間余余應之以時有遇有間余

否性命難求因茲以露余誠焉名之應問云

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

為也論語曰孔子曰下學而上達朝有所聞則夕行

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

昭音式用也是故伊尹使君為堯舜而民處唐虞彼

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尚書伊尹曰予弗克俾

若撻于市旌明咎單巫咸實守王家咎單巫咸並殷

也素猶志也

谷單作明居又曰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袞而朝介

圭作瑞申伯申國之伯也樊仲山甫也為樊侯並

翰注翰幹也服袞謂申伯為冢宰服袞冕之服也又

日錫爾介圭以作爾寶注云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

之介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不歟且學非以要利

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施令行故易稱

以大業易繫辭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質以文美實

由華興器賴雕飾為好人以輿服為榮吾子性德體

道篤信安仁約己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

矣論語曰篤信好學又曰仁者安仁又曩滯日官今

又原之有日官史爾雅曰左傳曰天子雖老氏曲全進道

若退然行亦以需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又曰夷道

也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

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嘗

見謗于鄙儒

天衢天道也言徒銳思

深厲淺揭隨時

為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技邪

揭反詩邶風曰

深則厲淺則揭爾雅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

揭言遭時制宜遇深水則厲淺則揭也易隨卦曰隨

之時義大矣哉莊子曰無所用技音屠龍於支離蓋何

獨妙思於機巧者也○劉歆曰注支離蓋案莊子蓋

當當作益支離其名益耳後人不讀莊子妄改為蓋

叁三音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

盍亦調其機而銛諸垂翅故棲謂再為史官也盍何

作三輪木雕尚能飛轉已乃垂翅故棲何不調其機

昔有文王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篇曰永言配命自

昔者當作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

剋美言以市也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詩曰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幽谷遷于喬木喻求仕遷

於高位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孟子曰金聲而玉振

之用後勳雪前吝悻悻不柔以意誰斬也傳曰宋公

戲而相愧曰斬注云斬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

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

之不博方言曰凡物盛而多齊宋是故藝可學而行

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

夫此人爵也案此謂天子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

不臻速召也懷來求之無益故智者值而不思值償

胥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為未得而豫喪也胥危枉

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孟子曰陳代問

而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

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如不待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益也君子固窮

而利亦不可為歟趙岐注云志士守義者也得其招而

妄見也尺小尋大不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利也於

心有猜則簋殮饌鋪猶不屑餐旌督以之

猜嫌也

音孫詩云有蒙簋殮饌鋪音仕卷反鋪音補故反並謂



列子曰東方有人焉曰爰精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

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

曰譁汝非盜邪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

為者不出喀喀文是對答之辭也劉攽曰當作曰何意之無疑

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曰孟子陳臻問曰前

今日受而非受於宋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遠行則

者必以贖子何為君子而可以齊貨取乎趙岐注云兼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齊貨取乎趙岐注云兼

金好為溢也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兼金一百百溢也二

十兩為溢也贖送行者贈賄之禮也兼金一百百溢也二

使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賄所取我案文多

字一或解豆褐而襲黼黻或委雷築而據文軒者

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解豆褐謂寗戚也委雷築謂

自關而西謂襜褕輸力致庸受必有階受或渾元初

後漢書

卷八十九

列傳

四一中華書局聚

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

常則風后之為也史記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

又曰旁羅日月星辰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

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藝文志陰陽

流有風后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

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

之為也帝王紀曰少昊字清陽國語楚觀射父曰少

顓頊承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人各有

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並

左傳鄭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

氏司閉也又晉蔡墨曰少皞氏有芒該為蓐收脩及

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及

三為玄冥四叔業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夏至

極而影短晝六十一刻也易通卦驗日冬至南極而影長

謂尺夏至尺晷表之陰也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也該備

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溼泥而

潛蟠避害也說文曰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言出入有時也賈逵注公曰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

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尹正也道行言道得申也流俗本作行道

也者非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辟曰孔子制春秋

聖也俟後取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

可一衡集考字作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

人無所麗麗附也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也燭武縣緹

而秦伯退師燭之武鄭大夫也緹縣繩於城而下也

伯出說秦秦魯仲係箭而聊城魯仲係箭而聊城

仲連為之退師殺見史記弛廢也從往則合橫來則

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蘇秦說諸侯連和事秦為橫

蘇秦往則從合咸以得人為臯失士為尤臯猶勝也

張儀來則從離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鼻則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前書曰樊噲沛人也封

流涕曰禁中詔戶者無得入噲乃排闥直入高祖踞洗

以對酈生前書曰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足而見

不宜踞見長者於當此之會乃鼃鳴而鼃應也臣踰君

感也焦贛易林曰鼃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隱病

鳴岐野鼃應於泉也而除其害也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

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謀之爛然有第前書音

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女魁旱神也北猶退也應龍

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

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

妖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容作害並未詳

也溽暑至而鷄火棲寒冰沍而鼃鼃蟄樓息也禮記

在土潤溽暑鷄火午之時宿也三月在午六月今也皇澤

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脩成之不暇

尚何功之可立質劑猶今分文契也并共猶言交通也周禮曰凡賣買者質劑焉大市以

質小市以劑鄭玄注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劑音子隨反立事有三言為

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奚冀其二哉左傳魯叔孫豹曰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杜預注云立德黃帝于茲堯舜也立功禹稷也立言史佚周任臧文仲

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摠失塗者幽僻遭遇

難要趨偶為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

一度以揆之易繫辭曰通其變使人不倦也斯契船而求劍守株而

伺兔也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所從墜

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

株冀復得兔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

為宋國笑也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史記曰越王勾踐先吳興師吳王聞

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於夫椒越王乃以餘兵捷徑

五千入保棲於會稽此為冒愧逞願自取敗也

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歛肩也疾

歛也音翁孟子曰阿意事貴脅雖有犀舟勁楫猶人

涉印否有須者也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

也詩衛風曰招招舟子人涉印否印否印須我

友印我須待也鄭玄注云涉印皆涉我友未至我獨

待而不涉言室家之道非得所適貞女不行非姑亦

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姑且也休

也不見是而不憚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

憚猶悶也易曰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方將

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

慕焉稱殷彭及周聃帝王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

三公其餘知天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

以爲師或以爲將藝文志陰陽有地典六篇殷彭即固孤是求或技作巧也音伎本子憂朱泚曼之無所用吾

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反輪扁為輪者名扁也扁音皮斲

輪之法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不徐得

之於手而應之心口不能言也臣而龍既無所

用輪亦不能受之於臣言也子覩木

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去鼃附鴟悲爾先笑而

後號也卦上九曰先笑而後號咷斐豹以斃督燔

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左傳曰晉欒盈復入於晉欒氏

謂范宣子曰荀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宣子懼之

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殺之宣子懼之

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左傳衛伐邢禮至與國

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自為銘曰余掖殺國子

莫余敢止國子刑正御禮至本衛人仕邢為大弦高

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左傳鄭曰秦師襲鄭及

於周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出於弊

後漢書

卷八十九

列傳

七一中華書局聚

趙相也蘇武使匈奴中杖節臥起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蒲

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弋弱弓織繳乘風

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又曰詹何以獨繭絲為綸

芒針為鈎荆榛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周禮曰

繳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弈秋以棋局取譽王豹以

清謳流聲弈秋通國之善弈者又曰王豹處於淇而

謳也善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

二立謂大上立德其次立功也上云立事有三言為

集立之流也臣賢案古本作為二立流俗本及衡愍三墳

之既頽惜八索之不理左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此為三墳五典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庶前訓

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前為工應劭曰老子為周柱

下史朝隱終身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論語

待價者玉也又子謂顏回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



與爾有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己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

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也慊猶羨也音苦簞反陽嘉元年

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

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

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

承之蟾蜍蟾音時蟾音時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

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

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

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

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

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

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

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帝傾覆謂順

時廢為濟陰王蟠音薄寒反廣雅曰蟠曲也楊雄方言曰未升天龍謂之蟠今乘雲高躋

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音口

音子弄反坤蒼曰倥偬窮困也亦謂順帝被廢時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

險易者達物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

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

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

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

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

為效矣事見宦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

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

反性善情惡情勝則荒淫也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

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

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楚辭曰瞻前而

顧後兮援鏡自戒謂引前事以爲鏡而自戒勅也韓詩外傳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貴寵

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

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辟罪也音頻亦反

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

也恒常也若順也孔安國注洪範云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常陽則多旱也懼羣臣奢侈

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

裂順帝永建三年正月京師地震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

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

厭倦制不專己心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

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天鑑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

所革以復往悔革改也復反也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

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周禮太宰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誅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若恩從上

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令宜則無凶咎然

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

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

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

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易乾

曰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鄭玄注云太一者北辰神

名也下入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者北辰神

之所居故謂之九宮天數大分以陽出以陰入陽起

于子陰起于午是以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自此而

從於坤宮又自此而從於震宮又自此而從於巽宮

所以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於艮宮又自此

而從於離宮行則周矣上遊息於太一之星而反紫

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前書曰齊肅聰

在男曰殞在女曰巫殞音胡歷反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

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

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

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

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

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眭弘字孟魯國蕃人也昭

勝字長公東平人好洪範五行傳說宣帝時為太子

太傅又成哀時有詔使劉向及子歆於秘書校定經

傳諸子等九流謂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名家尚書

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死也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

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

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衡集云班與墨翟並

當子思時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武帝前書

始置益州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

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

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擿讖互異三十餘

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

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

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衡集上九六藝四

九謂八十一篇也傳音附臣賢案衡集云後人皮傅

無所容竄又楊雄方言曰秦晉言非其事謂之皮傅

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後人皮傅

皮膚之意流俗本多作頗傳者誤也無所容竄謂不

容妄有增加也莊子曰竄句籍辭永元中清河宋景

續漢書亦作竄本纂者義亦通

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遼甲開山圖

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達或

幽冥言宋景歷紀推知水災非洞視玉版所見也

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

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永建順帝即位

而復立言識  
家不論也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

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

而競稱不占之書  
謂競稱家也  
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

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韓子曰客為齊王畫者問

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孰易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故難鬼魅無形故易也  
宜收藏圖識

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

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

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闔豎恐終為其

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為吉凶倚伏幽微

難明乃作思玄賦  
玄道也德也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以宣寄情志

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  
玄訓道德也論

語顏回曰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  
論語孔子

仁為美宅宅不處仁焉潛服膺以永覲兮綿日月而不

得智里宅皆居也

衰說文曰膺也禮記曰服膺拳拳而靜同伊中情之

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謂自脩其好脩兮竦余

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臣竦企立也禮記曰為人子止於

孝為入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徒結反繩墨喻禮法也楚辭曰遵繩墨而不頗志團

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團團垂貌也詩曰心旌

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旌樹也夜光美玉瓊

楚辭曰折瓊綺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薠案縹

緩反字書亦纂字也纂繫也諸家音並戶珪反誤也

江薠香草也本草經曰薠蕪一名江薠卽芎藭苗也

楚辭曰扈江薠與薜芷兮秋美襲積以酷裂兮允

塵邈而難虧襲積衣褊也酷裂香氣盛也司馬相如

久而不歇邈遠也虧猶歇也幽而不屈也既姱麗而鮮雙

也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仄陋



兮敢怠皇而舍勤怠惰也舍廢也幸二八之選虞兮喜

傳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悵後辰而無及八元

八凱也選遇也音五故反虞虞舜也尚慕也何孤行

之熒熒兮予不羣而介立感鸞鷺之特棲兮悲淑人

之稀合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見則天下安寧又曰九疑山有五采之鳥名鸞淑善

也特獨也言靈鳥既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偽之冒

真且獲讖于羣弟兮啓金滕而乃信旦周公也讖謗

立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謗言云公將不利於

盡偃成王之策方信周公忠於國也事見尚書

覽烝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烝衆也僻邪也辟

立辟無自曾煩毒以迷或兮羌孰可與言己曾重也羌

言己之志無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沈續音

紛亂也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

象兮陆焦原而跟止離虎有文也陆臨也焦原原名

左執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

者則又願為牛與象自謂天唯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

曰夫貧窮太行之名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

之矣又曰莒國有義勇見莒子者獨欲行刺踵

焉此路所以服莒國也夫義之為焦原也高矣此義所

以服難亦足以衡言躬履仁義不庶斯奉以周旋兮安

既死而後已論左傳史克曰死而後已不敢失墜俗遷

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泯滅也珍蕭艾於重笥

兮謂蕙芷之不香蕭艾喻任小人謂蕙芷並香草也貴

棄賢也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裊以服箱越之美女也

要音於反裊音奴了反呂氏春秋曰要裊古之駿  
馬也服駕也箱車也言疎遠美女又以駿馬駕車並  
喻不能用賢也○劉攽曰案行跛僻而獲志兮循法  
度而離殃離被不正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  
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航船也孫卿子

持祿周書陰符曰四輔不存若濟河無舟矣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

所嘗襲温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襲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

備曰五繡辨貞亮以為鞶兮雜技藝以為珩說文曰辨

注云鞶反禮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鄭玄昭綵藻與雕琢

兮璜聲遠而彌長璜佩玉也爾雅曰半璧曰璜

遲以恣欲兮耀靈忽其西藏淹久也棲遲游息也耀

之蹉跎也恃己知而華予兮鷓鴣鳴而不芳己知猶

華榮也子衡自謂也鷓鴣鳥名喻讒人也廣雅曰鷓

不芳也言恃知己以喻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冀一年

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秀芝草也楚辭曰適迫也

以賢被讒喻時亶亶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亶亶

也伉偶也伉協韻音苦疇誰咨妒媢之難並兮想依

韓以流亡媢者妬也音胡故反楚辭曰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十三中華書局聚

也韓謂齊仙人韓衆也為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楚辭曰羨韓衆而得一流亡謂流遁亡去

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與而狐疑

今卽岐陟而據情岐陟山足也周文君為我端著兮

利飛遁以保名策拂龜周易遁卦正也楚辭曰詹尹端

遁而能飛九御道訓曰焉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二遁卦艮下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也二女感於

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遁卦艮上九變而為咸感也巽

與兌為二女也崇岳謂艮也從三至五為乾易說卦曰乾為冰兌為毀折陽不求陰故曰冰折而不營也

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乾變為兌乾為天

澤言天高尚為澤誰云路之不平言可行也勗自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

嶢嶢嶢音堯嶢音堯故曰玉階嶢嶢反懼筮氏之長短

兮鑽東龜以觀禎左傳晉下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

禮龜人掌六龜之屬東遇九臯之介鳥兮怨素意之

不逞也詩小雅曰鶴鳴九臯注云臯澤中溢水出所為

逞快也也言卜得鶴北也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

哀鳴反警視也音普列鵬鵬鷲驚鳥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謂子

榮以鵬鷲驚鳥也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後寧謂子

衡和也有故於玄鳥謂子得鶴北也易曰鳴鶴在陰其

勸猶求聖君以仕之也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

而俶裝辰也俶也元辰也旦余沐於清原兮晞余髮於

朝陽晞乾也朝濯髮於陽谷夕晞余身乎九陽也漱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瀝液微流也咀嚼也翺

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翺飛也音許緣反走

乎句芒帝王紀曰少昊邑于窮桑都曲阜故或謂之

方丈瀛洲勾芒東海中三山也謂蓬萊何道真之淳粹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西一中華書局聚

今去穢累而票輕道真謂道德之真班固幽通賦曰

粹猶票音匹妙也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鼇大

列子曰員嶠三曰東方大壑焉其中有五山一曰岱輿

之送還不得暫時仙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

反楚辭曰鼇戴山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

東方朔十洲記曰瀛洲在東海之東上生神芝仙草

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扶桑日出在

淮南子生見喻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爾雅曰

高曰岑郭璞注注曰言岑蓋也楚辭曰餐六氣而發昔

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山海經曰崑崙虛在西北

有於崑崙崑崙之五尋大五圍昔夜也穀生也衡此夜夢禾

禾今親往見焉是為發昔夢也臣賢案衡之日夢至木

此往走乎入荒以後桑之東方乃西南之山安得已

往岷崙見木禾乎良由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

稽山伯暘故稱伯吳越春秋曰禹登茅山大會計理國

之道故稽也其集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傳左

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執玉帛者萬國語仲尼曰昔

下曰敢問誰為神食言謂後至也爾雅曰食偽也指長

沙以邪徑兮存重華乎南鄰長沙今潭州也從稽山

存猶問也重華舜名葬於蒼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儻

處彼湘瀕也瀕妃舜妻堯女娥皇女英翩連翩也儻棄

蒼梧二妃死於湘江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流目覩夫

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

孤魂衡阿衡山之曲也黎顛頊之子祝融也為高辛

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時愁蔚蔚以慕遠兮

越卬州而愉敖柱河圖曰神州曰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

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奔州曰成土正中冀州曰

信曰隱士正東揚州曰肥土正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

陶淮名南子曰南方憇息也吾是謂正中高誘注云昆吾

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揚芒燹而絳天兮水泫汙而

涌濤芒光芒也字林曰慄飛火也音必遙反温風翕

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方之極自北戶之外南至

委火炎風之野二萬二千里顛羈旅而無友兮余安

能乎留茲能留此將復西行也顧金天而歎息兮吾

欲往乎西嬉少氏西戲也帝前祝融使舉麾兮纒

朱鳥以承旗楚辭曰鳳皇翼其承旗也躔建木於

廣都兮拓若華而躊躇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

木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躔音直流焉

楚辭曰折若木以拂日躊躇猶徘徊也躔音直流焉

余踏反音直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



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之山海經曰軒轅之國在窮山

在其北一曰蝦魚有神巫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龍魚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也蓐收

欲還中歟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歟疾貌也

蛻音稅說文曰蟬蛻所解皮也言去故就新若蟬蛻

也朋猶侶也精粹美也○劉敞曰注案文當云蛻蟬蛻

皮所解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蹶音厥鄭玄

行處之貌也淮南子曰自東北門東南方曰波母之

門東方曰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閩之門西北方

曰不周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凡入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韻我神也野協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正絕

亂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注云

也臨河故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號呼也

墓記曰馮夷者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入石得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 六一中華書局聚

馮名夷俾使也清靜也津濟度處靜之使無波濤也  
權櫂也淮南子曰龍舟鷁首浮吹以虞予我也○劉

當有一注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會帝軒之未歸兮悵

相伴而延佇帝軒黃帝也鑄鼎於湖在今湖城縣與

猶徘徊也未歸相伴也泗河林之藜藜兮偉關雎之戒女泗音許

如舊偉矣也詩秦秦茂盛貌山海經云北望河窈窕淑

河洲而思之也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

詹至也黃帝神也爾雅曰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

不書六籍黃帝答言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

也達道也爾雅曰覆審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

噬昆虎兄也淮南子曰昔公牛哀病七日化而鼈令殮

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引長也楊

雄蜀王本紀曰荆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至上至

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號開明帝下死生錯而不

齊兮雖司命其不晰錯交錯也司命天神也春秋佐

尺小鼻望羊多髭瘦通於命司神名為滅黨長八

運期度晰明也協韻音之逝反寶號行於代路兮後

膺祚而繁庶實謂孝文實皇后賜諸王寶庶茂盛也呂太

願如趙近家遺泣不欲往相強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

置代伍中姬涕泣不欲往相強我趙伍中宦者忘之誤

寶姬生景帝後立為皇后與也帝王肆侈於漢庭兮卒

銜恤而絕緒黃金二萬斤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

于死恤憂也詩小雅稱疾不出則銜恤絕緒言無後也

尉老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邁武尉謂都尉顏駟也

漢武故事曰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

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

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

也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處董賢字聖卿哀

後

漢

書

卷八十九

列傳

七

中華書局聚

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魯大夫叔孫豹也

之庚宗也幽閉也大夫稱主左傳曰叔孫豹奔齊宿於

號曰余子牛助余乃勝之及後還魯庚宗之婦人獻以

病及穆子遇疾豎牛欲亂其室曰夫死疾文斷祛而忌

伯兮闞謁賊而寧后謂伯楚也謁告也祛也忌也伯

芮等寧安也后文公斬其初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

於蒲城公踰垣勃鞞也其初晉及公入國呂甥冀芮謀

作亂呂郟伯楚勃鞞字也事見國語王通人闞於好

惡兮豈愛惑之能剖謂通初人謂穆子文公等闞於好惡

於好惡况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間嬴擿讖而戒胡兮

備諸外而發內嬴秦者胡乃使蒙恬北築長城以爲

所殺備而不知胡亥竟內也趙高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

產而爲對輦運也違避也車謂張車命曰此可富乎

子司生命曰還命當貧者稍富及期夫婦輦其賄以逃同宿

有婦人夜生子問名於其父曰生車間名慎竈顯

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誅爾雅曰誅告也左傳曰日

昭子曰旱也後果大旱又曰宋衛陳鄭將火鄭大夫

非爾所及遂不與亦不復火也梁叟患夫黎丘兮丁

厥子而事刃親所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梁叟

有黎丘鄉有丈人往市醉而歸者黎丘奇鬼效其

女子道苦我何故其子泣曰必奇鬼也丈人明日之市

醉其真子迎之丈人拔劍而刺之事音側利毋綿攀

以滓己兮思百憂以自疚綿攀猶牽制也滓音胡鼎

曰無制於俗引憂於己詩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棊忱而

佑仁視人甚明唯輔誠信而助仁德也尚書曰天監

厥德又曰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厖禡以拯人蠲潔也

爾雅曰厖大也禡福也帝王紀曰湯時大旱七年殷

史卜當以入禱湯曰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

翦髮斷爪以拯救人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雨言蒙景

天大福以拯救人為牲禱於桑林之社果大禱音斯景

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宅辰景宋景公也三慮謂

司相子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乎

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實之股肱可乎

曰可移於民公曰歲所以養人也歲不登何以畜人乎

移於君善言呂氏春秋也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

退三舍見呂氏春秋也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

做秦魏顆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

子有嬖妾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輔氏之

為殉及卒顆嫁之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病則輔氏之

役顆見老婦結草以充杜回躡而顛故獲之夜夢之

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治命余是以夢之

也咎繇邁而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尚書曰咎繇邁

也種布也英六紀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

封於英六帝王紀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

六以奉其祀六故城在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

今壽州安豐縣南也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

已毓根生謂寄生也言百草至寒皆彫落唯寄生獨

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寓木一名宛童以喻咎繇封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英六餘國先滅英六獨存也於有無言而不讎兮又

何往而不復言谷繇布德行仁慶流後裔詩盍遠迹

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遠蓋何不以飛聲譽誰謂時之

可待言易逝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愀惘而無疇愀惘猶

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宣徧也行積冰之磴

磴兮清泉沍而不流淮南子曰北方之極有凍積冰雪羣

冰之野磴音牛哀反世本云公輸作石磴說文曰磴

沍左傳云沍閉也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武

於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朱雀而後玄武殼龜甲也

爾雅曰騰騰蛇蜿屈也糾纏結魚矜鱗而并凌兮鳥

登木而失條音矜疎也并猶聚也凌冰也坐太陰之屏

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楚詞曰選鬼神之於地也怨高陽

之相寓兮岫顓頊之宅幽高陽氏帝顓頊也山海經

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相視也寓居也岫屈也音乞鳳

反宅幽謂居北方幽都之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庸織絡於四裔兮斯與彼其何廖庸勞也織絡猶經緯往來也廖愈也

言勞於往來四方經積冰炎火之地彼此亦何差也織或作識絡或作駱望寒門之絕垠

兮縱余縑乎不周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楚辭曰蹕絕垠乎寒門垠音玉巾反廣

雅曰垠罅也縑馬韁也音思列反迅飈瀟其騰我兮不周西北方山也垠或作音限也

驚翩飄而不禁飈風也瀟疾也音蕭騰送也趨含反之洞穴兮標通淵之砾砾音呼加反砾音林亦深

貌也既遊四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方又入地下

也國語曰魯季桓子穿井獲土缶中有蟲若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羊焉使問仲尼仲尼對曰土之怪曰墳羊

不識蹊之所由右謂西方也密山名也山海經曰西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鍾山之陰闇幽

隱也蹊路也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也燭龍北方之神也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

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

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

可以昭明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

是謂燭龍炬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

是謂燭龍炬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瑤谿



也狀山海經曰鍾山之東曰瑤岸又曰鍾山其子曰鼓

音邳爾雅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王芝以療飢王母西

曰劉殺也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王芝以療飢王母西

本銀臺仙人所居也差進也戴勝憇其既歡兮又謂余

之行遲處名曰西王母憇相傳音宜觀反杜預注左

貌也鳴發語之別體音許近反與此義合也載太華之

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明詩含神霧曰太華之山上有

水仙宓妃洛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嫫眼而娥眉音姣好也

反好蠱音也野謂妖麗也嫫音胡故舒妙婧之纖腰兮揚

雜錯之袿徽上服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禕郭璞注

云即今之離朱唇而微笑兮顏的礮以遺光也遺光

射人光彩也獻環琨與璵緡兮申厥好以玄黃環琨也白虎

通曰脩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也玄黃謂

又贈也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浩蕩或作貽

也言不以玉女及贈遺為美  
也楚辭曰怨靈脩之浩蕩  
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

詩而清歌雙材謂二女感於崇岳也  
歌曰天地烟煴

百卉含蘄鳴鶴交頸睢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

烟煴氣也易繫辭曰天地烟煴張揖字詁曰蘄古花  
字也處子處女也懷思也莊子曰綽約若處子詩曰

懷春如何淑明忘我實多淑善也詩曰如何將答賦

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賦謂玉女反歌詩也亟疾

折不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

坻兮巨螭龍之飛梁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嵎滎

高也以龜負之可以架橋也巨猶登閬風之曾城兮

構不死而為牀閬風山名在崑崙崑崙山有曾城

九重高萬一千里上為不死樹屑瑤縈以為猴兮

白水以為漿瑤瓊居楚辭曰屑瓊縈以為猴兮

色流入中國名為河也評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



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脩長也揭也冠号号其映蓋

兮佩綵纒以輝煌音離盛貌也輝煌音五各反一作炭並冠高貌也

纒音離盛貌也輝煌音五各反一作炭並冠高貌也

八乘八龍也音胡本反光貌也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驤

飛揚注氛楚天辭也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

晚兮心灼藥其如湯楚辭曰零說文曰車輜間橫木也

也是反杜子春注周禮云軹兩韉也說文云車輪小穿也

也還晚顧瞻也藥音樂熱貌也言顧瞻鄉國而心熱也

也既徧歷四海方欲遊於天上故云左青瑀以捷芝兮

何不忘其故居而苦迷惑思之

右素威以司鉦蓋青瑀素威白虎也捷堅也音巨偃反芝

鉦右白虎說文曰鉦蓋也素威白虎也捷堅也音巨偃反芝

函風兮激澗湔而為清箕伯風師也函猶含也激清

楚辭注曰切洪忍之流俗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

王逸注曰洪忍之流俗也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

響響楚辭鈴也鳴玉鸞之啾啾也涉清霄而升遐兮浮

蔑蒙而上征霄雲也揚雄甘泉賦曰浮蔑蒙而撤天

紛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回回其揚靈翼飛貌楚辭曰

皇剡剡其揚靈王逸叫帝閭使闢扉兮覲天皇于瓊

宮閭主門者天皇帝也揚雄聆廣樂之九奏兮展

洩洩以彤彤神游記曰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

大隧之中其樂也洩洩彤彤與融同也考理亂於律鈞兮

意建始而思終世之序曰怨以怒其政乖律十二律也

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曰均長八尺

施絃以調六律也建天也衡言聽九奏之樂考政化

其得始也思惟盤逸之無斃兮懼樂往而哀來也逸

縱也莊厭也音亦又音徒故反古度素撫弦而餘音

兮大容吟曰念哉五素素女也史記曰太常使素女鼓

後漢書卷八十九列傳三中華書局聚

戒逸也 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翺翔也溢滿也迨及

也逝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閶闔紫宮太微並星名也肅肅清也

大閶闔明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史記曰天星

漢曰王良高閣閣道星也史記曰絕建罔車之幕幕兮

獵青林之芒芒罔罔車畢星也幕幕也彎威弧之撥刺兮

射蟠冢之封狼撥弧星名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貌也蟠冢山之封大也狼星名觀壁壘於北落兮伐

河鼓之磅礴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為壁壘

也磅礴音普即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史記

良旁有入星絕漢曰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剡流兮察

天漢雲漢曰天河也招搖攝提星名也剡音居流

二紀五緯之綢繆適皇反招搖攝提星名也剡音居流

相次之貌也五緯五星也綢繆也偃蹇天矯嫺以連卷兮雜

沓叢頽颯以方驤並翺音孛翔自恣之貌音拳馘汨颯戾沛

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邊鹹音一六反汨音干

蓋反並疾貌也藐小也貌凌驚雷之硠礧兮弄狂電音亡小反邊音徒郎反

之淫裔硠礧雷聲也硠音康礧音苦踰龐瀕於宕冥兮蓋反淫裔電貌之狂疾也

貫倒景而高厲龐音亡孔反瀕音胡孔反孝經援神契曰天度濛瀕宋均注云濛瀕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幽冥也貫穿也前書谷永

上書曰登遐倒景音義曰在日月之貫穿也前書谷永

也照故其景倒也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

陽而頻盼兮臨舊鄉之暗藹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

音藹遠貌也暗音烏感反也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悵悵而思歸說文

悵憂也音於緣反詩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軼而徘徊

也朝軼雖遨遊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媮音通侯

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閶闔天門雲霏霏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

兮反常閶倏忽也眩音縣眩音混收疇昔之逸豫兮

卷淫放之遐心謂初遊於四方天地之修初服之娑

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也娑

娑衣貌參長貌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

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以六藝為車而駕之也結

典籍而為畧兮歐儒墨而為禽畧孟軻孫卿等墨家

謂翟墨胡非尹佚等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

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琴操曰歸耕者曾子之

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

往而不反者年也不可得而再事者親也戲歛歸耕

來日安所耕歷山盤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

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誓兮懼余身之未勅也共音恭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

不慝女慝也音反墨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老

曰上德無為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曰老子



出戶而下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繫

也老子曰天長地久左氏傳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

無常窮六區六區謂四也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颻神舉

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柏舟悄悄吝不飛階升也

夫風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仙夫仙人也詩

其流憂心悄悄愠于羣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鄭玄

注云舟載度物者也今羣小並列悄悄憂然俱流

遇於君猶不忍奮翼而飛去吝惜也衡亦不遇其時

而為宦者所讒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

松赤服水玉教神農下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常止

西王母石室隨風上下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

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望我公七月七日待

我緜氏山頭果乘白鶴往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

得仙人高踞也離附也攜離也謂回志竭來從玄謀去

也音丘列反謀或作謀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

後漢書

卷八十九

列傳

中華書局聚

為河間相河間王名政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

共為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

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

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

以為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

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問七辯巡

誥懸圖凡三十二篇衡集作玄圖蓋玄與懸通永初中謁者僕射

劉珍校書郎劉騫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

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

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

力補綴衡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傲官守竊貪成訓自

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也又條上司馬遷

班固所敘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衡集其略曰易稱

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  
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并錄又一事曰帝系黃帝產  
清陽即青陽也今宜實定之

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  
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

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

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

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撰

平子碑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圍範兩儀天地無所

蘊其靈易繫辭曰範圍天地之化王弼注云擬運情

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地機動物謂作候故智思引淵微

人之上術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禮記量斯思也豈夫藝而

已哉何德之損乎損減也言藝不減於德也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

三才天地人言人雖與天通為三才而性靈多蔽

罕能知天道也

近推形算遠抽深滯不有玄慮孰能昭晰

猶玄

深也晰音制

### 後漢書卷八十九

論曰書經文傳平子曰博爾釋天賦備於卦爻

益參不備與執入也則文作東觀漢記與書經好因

更故文總數故長短也密書樓士莫不樂受於文藝

更故風俗入無異望長短也為其殊然於鳴真宜以

博覽事而曰至故縣平良流災新宜錄示武本所又

流陳仲青編於日又續文以為王莽本朝田甄

博曰博不博曰博不博曰博不博曰博不博曰博不博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張衡傳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舊本或無此十四字

并質共劑注質劑猶今分文契也○文字別本作支我不忍以歛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臣會汾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成哀之後乃始聞之○閻若璩云緯起哀平而平子言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初亦不省所謂讀班書李尋傳成帝元延中尋說王根曰五經六緯尊術顯士則知成帝朝已有緯名矣下言成於哀平之際最分明也

後漢書卷八十九考證

行前書卷八十六

卷之六

此書與... 已... 不... 大...

言... 不... 大...

法... 不... 大...

不... 不... 大...

不... 不... 大...

不... 不... 大...

不... 不... 大...

不... 不... 大...

不... 不... 大...

不... 不... 大...

不... 不... 大...

不... 不... 大...

後漢書卷九十上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子 子 賢 注

馬融列傳第五十上

馬融傳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融集云茂陵人也將作大匠

嚴之子嚴援兄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

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三輔決錄注曰恂字

季直好學善屬文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

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

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

虞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左傳

曰叔向云道殣相望杜注云餓死為殣也音覲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

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

夫不為莊子曰言不以名害其生者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

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

往應騰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謝承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

也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騰兄弟輔政

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

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

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五才金木水火

土也左傳曰宋子罕曰天生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也元初二年前上廣成

頌以諷諫其辭曰廣成苑在今汝州梁縣西臣聞孔子曰奢則不

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為界限猶也是以蟋蟀山樞

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詩國風序曰蟋蟀刺晉僖公也

儉不中禮其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萇注云已甚也鄭箋云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以



為節也又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  
詩曰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  
他人才不能言儻

公以太康貽戒昭公以不能馳驅被譏  
文武之道須折衷也樞音謳○劉敞曰註有  
才不能言文才

當作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魯為之歌  
頌季札聘於樂

衛曰不荒為之歌先王所以平和府藏  
願養精神致之

無疆韓詩外傳曰人有五藏六府何謂  
五藏精神藏於肝魄藏於肺志藏於脾此

之謂五藏也何謂六府之府也胃者五  
穀之府也大腸者轉輸之府也小腸者  
受成之府也

府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憂擊  
鳴球載於

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憂敵也音古  
八反形如伏

長尺櫟之所止樂擊祝也象桶中有二  
十七刻以木

雅曰吉日維我車既攻我馬既同聖主  
賢君以增

盛美豈徒為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  
來遭值屢運

元年謂安帝即位年也屢運謂地震大  
水雨雹之類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

荒棄禁苑廢弛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  
年以過禮數

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  
 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  
 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  
 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為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  
 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  
 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  
 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鐘鼓之音歡欣喜樂鼓舞疆  
 畔孟子對齊宣王曰今王頗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  
 鼓之聲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  
 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見羽旄  
 之美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  
 以能田獵也此無佗與入同樂也劉以迎和氣招  
 啟曰注今王頗鼓樂案文多一頗字

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  
 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  
 臣聞昔命師於韃橐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以韃

藏箭囊以藏弓韃包以獸皮反囊音高禮記孔子曰武  
王剋殷倒載于戈包以獸皮名之曰建囊鄭注云建  
讀為鍵音其蹇反謂藏閉之也此馬鄭異議司馬法  
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與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  
之勞告不與也偃休也伯謂

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伯謂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為

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獄以傳鄭子太叔曰為刑罰威

注曰雷霆耀天之威也聖人作刑獄以象類之又  
宋子罕曰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

人以與亂入以廢廢與存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  
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豐郊猶廓七十里之囿

盛春秋之苗鄠周文王所都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

狩曰詩詠囿草樂奏騶虞韓詩曰東有囿草駕言行

不食于嗟乎騶虞毛萇注云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  
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揔風雨之會交

陰陽之和周禮曰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揆厥靈

囿營于南郊揆度也詩大雅曰王之在靈徒觀其坳場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三一中華書局聚

區宇恢胎曠蕩蕓夔勿罔寥豁鬱泱蕓音眇泱音烏

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陸環瀆右轡三塗左概朗反並廣大貌

嵩嶽陸音欺於反上林賦曰江河為陸郭璞注曰因

塗山名在陸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澹黃以榮陸音馬板反三

洛山衡陰青麓之地北志云雒縣衡山澧水所出焉東曰衡

州向城縣北川榮洛水經注云王屋縣北禮曰豫州其

浸波澹其川榮洛水經注云王屋縣北禮曰豫州其

波陽縣東北又云汝州魯山西北榮水在榮陽縣東

是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磴磴鏘鏘唯唯隆穹

槃回嶮峻錯崔金山大門山也水經注云在澠池縣

南郡境薄云洛陽縣南大石山中有一雜樹木有祠名

音徂回反嶮音隅嶮音隅神泉側出丹水湟池怪石浮磬

燿焜于其陂爾雅曰沈泉穴出穴出側出也丹水湟

為磬若泗水燿焜光也

其土毛則推牧薦草芳茹甘荼

毛草也左傳云楚芋無字曰麋鹿食薦一曰草稠

推相傳音角推牧未詳莊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也詩曰茹菜也爾雅曰茶苦菜也苳萁芸菹昌本深蒲

可食其音香爾雅曰說文云似首蓿菹音資云都反廣雅

蒲曰菹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食之昌本昌芝菹菹菹

芋渠葉可蒔草也禮記曰戶官反禮記曰菹菹菹菹

食芋渠即芋魁也藁荷苗似薑大葉其根亦可食也桂

荏鳧葵格菲蒞于爾雅曰蘇鳧葵葉團似蘇亦荏也

今俗名水葵爾雅曰荏菹荏菹荏菹荏菹荏菹荏菹

澹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

生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椿梧栝栢柅

柳楓楊並木名也柅音征反豐彤對蔚崙額慘爽木貌

也對音徒對反蓋音生也音所金反爽叶韻音生

布瀼灌扈蕤熒惡可殫形注鋪音敷菹音以揆反郭璞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四中華書局聚

笋與瓦反通其字並花葉貌從荏者誤也扈音戶蕤音也蕤音也

廣雅曰好色也音烏燧燧音也至於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

衡戒田焚萊柞木爾雅曰十月為陽故以名云左傳曰

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杜注云慝陰氣也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

肅殺害於百草也周禮曰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又

雅曰牧師掌牧地凡田事贊焚萊除草木及林麓然後

舉天網頓八紘擎斂九藪之動物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充州大野雍州菑蒲幽州

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充州大野雍州菑蒲幽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充州大野雍州菑蒲幽州

動物謂禽獸也纒音胡犬反又胡串反說文曰纒落

橐囊也音託四野有罕之野飛征飛走也鳩之乎茲

囿之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駮譟謹子野聽聳離

朱目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鳩聚也駮駮音屯亦積聚

也音普美反駮音侯韓詩曰駮駮駮音侯侯侯音也陳子陳平善於

禽獸策也昏亂也言於時營圍煇廓充斥川谷罽置羅



作亦上文大常畫也羽毛紛其影馳揚金髮而拖玉瓊

影斷曰金髮者馬冠也影音必由反馳音羊救反蔡邕

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影音必由反馳音羊救反蔡邕

無犯反一音子公反瓊 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

岡旗旒摻其如林錯五色以摛光詩好又曰射夫既同

言徒衆齊同也旒亦旆也音古會反左傳曰旒動而

鼓摻音所金反與森字同○劉敞曰注我車旒既好案

我當清氛埃埽野塲誓六師搜雋良野塲謂除其草

左傳曰天子六軍 司徒勒卒司馬平行車攻馬同教

達戒通周禮曰司徒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

為正其和之門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鄭注

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伐咎鼓撞華鍾獵徒

縱赴榛叢谷鼓大鼓也音公四尺徽嬺霍奕別鶩分

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回南北東西獲嬺音呼

奔馳 風行雲轉匈磴隱訇黃塵勃滄闍若霧昏磴音並

貌 苦蓋



反音也  
聲也  
滄音火宏反並  
日  
月  
為  
之  
籠  
光  
列  
宿  
為  
之  
翳  
昧  
標

狡  
課  
才  
勁  
勇  
程  
氣  
標  
匹  
妙  
反  
狗  
馬  
角  
逐  
鷹  
鷗  
競  
驚  
驍

騎  
旁  
佐  
輕  
車  
橫  
厲  
相  
與  
陸  
梁  
聿  
皇  
于  
中  
原  
絹  
緝  
猥  
蹠  
縱

特  
肩  
脰  
完  
羝  
搗  
介  
鮮  
散  
毛  
族  
楛  
羽  
羣  
工  
犬  
反  
與  
野  
通

馬  
也  
爾  
雅  
曰  
駮  
蹄  
善  
升  
羸  
音  
昆  
縱  
猶  
撞  
也  
揚  
雄

方  
言  
曰  
吳  
楚  
之  
間  
或  
謂  
予  
為  
縱  
音  
楚  
江  
反  
韓  
詩  
齊  
風

曰  
並  
驅  
從  
兩  
肩  
今  
薛  
君  
傳  
曰  
獸  
三  
歲  
曰  
肩  
脰  
頸  
也  
謂

中  
其  
頸  
也  
脰  
音  
豆  
完  
羝  
野  
羊  
也  
臣  
賢  
案  
字  
書  
作  
號  
音

字  
書  
楷  
從  
手  
即  
古  
文  
攪  
字  
謂  
攪  
擾  
也  
然  
後  
飛  
鋌  
電  
激

流  
矢  
兩  
墜  
各  
指  
所  
質  
不  
期  
俱  
殪  
竄  
伏  
扔  
輪  
發  
作  
梧  
轉

鋌  
矛  
也  
周  
禮  
曰  
王  
弓  
以  
授  
射  
甲  
革  
槩  
質  
者  
鄭  
玄  
云  
質

正  
也  
梧  
音  
征  
扔  
音  
人  
證  
反  
聲  
類  
曰  
扔  
摧  
也  
言  
為  
輪  
所

輿  
也  
梧  
支  
梧  
也  
音  
衛  
謂  
車  
軸  
謂  
支  
著  
車  
也  
轉  
殺  
及  
狂  
擊  
頭  
陷

輿  
視  
也  
叶  
韻  
音  
殊  
或  
夷  
由  
未  
殊  
顛  
頰  
頓  
躓  
蝻  
蝻  
蟬  
蟬  
充

衢  
塞  
隧  
葩  
華  
萍  
布  
不  
可  
勝  
計  
夷  
由  
不  
行  
今  
夷  
由  
未  
殊  
謂  
未

後  
漢  
書  
卷  
九  
十  
上  
列  
傳  
六  
一  
中  
華  
書  
局  
聚

也死蟬音而充反說文曰動貌也若夫驚獸毅蟲倨牙黔口

大凶哨後緼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爾雅曰駁如馬倨牙

能走鄭玄注曰耀讀曰哨記曰大凶濯後有力而不

也緼音於粉反孟曰有衆逐虎乃使鄭叔晉婦之

徒睽孤剗刺裸程袒裼鄭叔鄭莊公弟太叔段也詩

臂下車衆皆悅之睽離也孤獨也謂挺身刺獸剗亦

袒裼裸程於我側說文曰袒裼肉袒也孟子曰冒楸柘

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祛封

狶爾雅曰嶰山桑也音一染反搓斫也音仕雅反嶰

說文曰兕似野牛而青色祛音劫或輕諄撓悍廋疏

婁領犯歷蒿巒陵喬松履修構蹕撻枝杪標端尾蒼

雌掎玄援木產盡寓屬單丘昭反說文曰躒稍反躒音

于反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嵩山小而高銳曰巒也音力

莫寒反蹕跳也遙反音勅教反躄音尋謂長枝也杪音亡

小反鼻而長尾郭璞注曰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

尺末有兩岐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

呼之音餘建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

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捨音居蠹反說文曰偏引一

也寓屬謂穴居之屬也罕罔合部罽弋同曲類行並

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罕亦網也相如續

漢志曰將軍有部部下音扶問反矰磬飛流織羅絡

網也音增弋繳射也分音扶問反矰磬飛流織羅絡

縹遊雉羣驚晨鳧輩作輦然雲起雲爾電落也磬弋矢

縹同音補何反又補佐反說文曰以石著雉繳也絡

縹張羅貌也縹與幕通輦飛也音揮雲音素洽反廣

中繳如雲雨也言鳥爾乃蘋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

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也瀛遠

名小反田獵既罷故改乘回轅也左傳曰改乘轅而

北之汭上也恢大也馮夷河伯也句芒東方之神也

荒忽幽遠也重陽天也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

雲漢天河也天潢星也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

相驅厲疫走蜮祥今賢姤周禮方相氏掌執戈揚楮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七中華書局聚

帥百隸以毆疫洪範五行傳曰域射入生於南越謂

之短狐詩蟲魚疏曰一名射景如鼈三足今俗謂之

水弩也○劉攽道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墳羊音

正文案導當作道捐罔兩拂游光柳天狗縹墳羊音

所交反鄭注周禮曰捐除也國語曰木石之怪曰夔

罔兩游光神也兄弟第八人天狗星名也春秋元命包

曰天狗主守財縹繫也音息列反然後緩節舒容裴

墳羊土狗之怪其形似羊見家語然後緩節舒容裴

回安步降集波籊川衡澤虞矢魚陳罟前書音義曰

籊在池中作室不可用栖鳥入則捕之又曰折竹以繩

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也周禮曰魯隱公矢魚於棠

令澤虞掌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

矢亦陳也國語曰魯宣公夏濫罟於泗川里革斷其

也

公曰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也籊音吾之過

三軍者再可以食桃古冶子曰吾嘗濟河鼃頭左驂

以入砥柱之流吾逆而百步順流九里得鼃頭鶴躍

而二出子死以食桃矣二子皆反其桃契領而死古治子

亦揮也介謂鱗蟲之屬也關斧名也刊除也踵猶

下持文則此少曰吾二字如逆獵湍瀨湔薄汾撓淪滅潭

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鼉良反撓

奴教反並入水貌也淪滅謂沒於水中也鼉音壇鮪

夏之月乘舟薦鮪於寢廟也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

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嶮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

虞人植於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流覽謂周

令獲者皆致其禽也又曰車弊獻禽以享酌注曰車

音七救反亦蕭條貌也愀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

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也宏大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

以蒲柳被以綠莎瀆澆沆漭錯紵槃委天地虹洞固

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純緣也音之尹反蒲亦

養沆音胡朗反瀕音莽並水貌也錯音胡廣反乃命壺涿

也禮記曰大明生水廣於日月出於西鄭注曰乃命壺涿

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箝鯨鯢周禮壺涿氏掌除水

反說文曰罔謂罔兩也螭龍也短狐即蟻也箝音七亦

刺泥中搏取之杖然後方餘皇連舫舟張雲帆施蜺幘

靡颼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搖魚出著蔡浮湘靈

下漢女游舟也音並也餘皇吳之船名也見左傳舫不能

疑反武而帝秋風詞曰蕭鼓鳴兮發權歌劉向列女傳

曰津吏之出聽淮南子曰激之有歌韓詩外傳曰瓠巴鼓

琴淫魚居蔡注云龜出見楚詞漢女漢水之神女詩

溺於湘水為湘夫人也水禽鴻鵠鴛鴦鷗鷺鷓鴣鷺鴈鷺鷗乃

安斯寢戢翮其涯爾雅鴛鴦匹鳥也鷗鷺今謂之鷗鹿音括

不鷓鴣也鷓鴣也揚孚異物志云能沒於深水取魚而食之

上九鷓鴣生五六相連而出若絲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

言曰野鳧也甚小好沒水中膏可以瑩鮐音梯鯁音扁鯁

鯁鱸鮐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

躍魚方斯蔑矣在鱣音緒似大者長七尺鱗音徐林反口

曰今黃頰魚也鯁音戛今鯁額白魚也鱣音嘗詩蟲魚疏

玄注云靈沼之行詩大雅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鄭

中鳥翯翯肥澤也音學言並得其所也尚書然猶詠

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伶樂官也詩國風

於伶官禮記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又曰百名也於

是宗廟既享庖廚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禮記曰

三田一為乾豆二為庖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

疊伍伯校千重山疊常滿房俎無空廣雅曰掉開也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九一中華書局聚

音步買反班固西都賦曰置五擺牲班布也淤與飲

同左傳曰加錡則飭賜犒勞也山疊畫為山文禮記

曰山疊夏后氏之禘也又曰周以房俎鄭酒正案隊

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

周禮酒正中士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膳夫上士掌

王將行也既膳差說文曰醪汁滓酒也大雅曰或燔或

爵字作燔既字盡作暨皆誤若乃陽阿衰斐之晉制闡

龜華羽之南音諧慢易之音作而人康樂鸞冠子曰

南方萬物華羽也所以洞蕩匈臆發明耳目目疏越蘊愔

駭洞底伏越散也蘊愔猶積聚也愔與畜通洞音洞

之始陰多滯伏濕積故作爲舞之以宣導鎗鎗鎗奏于

農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鎗鎗鎗鎗音測庚反孟

子謂齊宣王曰今王與百姓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

靈暢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

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助祭也



孔安國注尚書曰西旅西戎遠國也葱嶺西域九山也

謂九重譯語而通中國也尚書大傳曰周成王時越

裳氏重九譯而貢白雉朔狄北狄也周禮象胥掌蠻

夷戎翟之國使傳王之言而論說焉以和親之鄭注

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類之官

正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譯來貢獻是以名通言語

之官為象胥音謂○劉攽曰注名通言語之官為

象胥案文當作通名謂總稱言語之官為象胥也

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

曜神武而折遐衝者也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

曰願請君之棄酌景公曰諾范昭已飲晏子命徹尊

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慙其

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方今大漢收功於道

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

槃樂也虞與娛同闇昧不覩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霆之震

于今十二年為日久矣亦方將刊禁臺之祕藏發天

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周禮八法

四曰官常

後漢書卷九十一上列傳十一中華書局聚

以聽官理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察羣吏之

刊音苦寒反也采清原嘉岐陽登俊傑命賢良舉淹滯

拔幽荒清原作五軍又楚椒舉曰周武有孟津之誓成

左傳楚平王詰姦隱舉淹滯杜預注云淹滯有才德

而未叙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

雅宗重淵之潛龍華譽虛譽也介特謂孤介特立也

如上林賦曰掩羣雅音義云謂大乃儲精山藪歷思

河澤目矚鼎俎耳聽康衢營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

庖廚索膠鬲於魚鹽聽甯戚於大車矚視也音所解

負鼎以干湯也墨子曰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康衢

謂甯戚也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

鼠傅說代胥靡刑人築於傅巖之野高俾之昌言而

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揔括羣瑞俾使

言崇議軼過也前三書揚雄曰宏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

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韓詩外傳曰黃帝時

鳳皇上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尚書中候曰黃

帝時麒麟在園帝王記曰堯時焦僥氏來貢沒羽西

王母慕舜之德永逍遙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

來獻白環也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

無原其論語孔子曰堯之為君煥乎成功豐千億之子孫歷

萬載而永延詩大雅曰天錫百禮樂既闋北轅反旆

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闕止也音苦穴反新城頌

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

融集云時兄伉子在融舍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

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遭兄

官制曰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太后崩

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廩長史

時車駕東巡岱宗延光三年○劉敞曰正文廩長史

史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

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

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續漢書曰融對大策於北宮端門

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

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

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

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

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

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

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

士埋根言不退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

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眾所蚩

終以一言克定從要毛遂趙平原君趙勝客也居門下三年時平原將與楚合從以

毛遂備二十人數其十九人相與笑之比至楚毛遂果按劍與楚定從楚立發兵救趙事見史記廝養賤

也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

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左傳曰鄭使高克率師次於河上久而不召師潰而

歸高克奔陳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

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參在申為晉州之地西戎北狄

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

卒如融言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

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

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

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

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

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

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

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  
 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  
 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  
 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  
 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  
 違忤執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  
 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  
 令薄葬族孫曰礪獻帝時位至太傅三輔決錄注礪字翁叔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  
 乎隴漢之間謂客於漢陽時易既而羞曲士之節惜  
 不貲之軀莊子曰曲士不可語終以奢樂恣性黨附  
 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匡正也夫事苦則矜全  
 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老子曰人之輕死者以

死輕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前書音義曰胥相也靡

也莊子曰胥靡登高也注胥靡登高也案文多也矜全坐

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前書鼂錯曰千金之慮深也

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書卷九十上





後漢書卷九十九下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蔡邕列傳第五十下

蔡邕傳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州陳留縣故城在今汴六世祖

勳謝承書曰好黃老平帝時為郿令王莽初授以厭

戎連率王莽改隴西郡曰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

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

姓哉禮記曰曾子有疾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歟

易簣曾元曰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我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

注爾之愛我也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

後漢書卷九十九下 列傳 一中華書局聚

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諡曰貞定公

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有周之曹昔蔡叔沒成王命其子仲使踐諸侯之位以國氏姓君其後也君曾祖

父勳哀帝時以孝廉為長安郃長及君之身增修厥德順帝時以司空高第遷新蔡長年七十九卒長子

稜字伯直處俗孤黨不協于時垂翼華髮人爵不升年五十三卒諡法曰清白守節曰貞純行不差曰定

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

襟帶不寢寐者十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免

馴擾其室傍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

父從弟同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

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

侍徐璜左官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

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揚雄班固崔

駟之徒設疑以自通

揚雄作解嘲班固作答賓戲崔駟作達旨乃斟酌羣

言躓其是而矯其非是躓也亦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

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顛頂也華顛謂白首也新

華髮墮顛而後可用耳左傳宋司馬子魚曰雖蓋聞

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之易曰聖人

位何以守位曰財也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

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術仲尼設執鞭之言

摯伊尹名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莘

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而無由乃為莘

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淮南子曰甯戚

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將車以適於齊暮宿於郭

門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

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

大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公悅之以為

穆公知里奚自鬻於秦衣褐食牛期年而後夫如是

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秉

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

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

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乎孟子曰若仲尼者拔登

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

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時逝

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

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

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羨音以戰反盍亦回塗要

至俛仰取容直道則不能音一遙反言履輯當世之利

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遺猶夫

獨未之思邪何為守彼而不通此此謂榮祿胡老傲

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誓之害

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斂袂而

興曰胡為其然也謾然翁斂之貌音所六反胡老曰居吾將釋汝

居猶坐也昔自太極君臣始基太極天地之始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洪大也三代之隆亦有

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絃弛

王塗壞太極賈逵注國語曰小崩曰阨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淮南

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執白旄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於是智者騁詐辯

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講習也電駭風馳霧散雲

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

朝而錫瑞珪戰國策曰秦昭王見頓弱頓弱曰韓天

萬金而游之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

游韓魏入其將相北游燕趙而殺李牧齊王入朝四

國畢從頓子說之也史記曰虞卿說趙孝連衡者六

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連衡謂張儀合從謂蘇秦

綬也流離也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

夫華離蓆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

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

穀天天是加詩小雅曰速速方穀天是掾毛萇注

小入將貴而得祿也天殺也掾破之也韓詩亦同此

正文天天是加案上然欲豐其屋乃蔀其家上六曰

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云蔀覆是故天地否閉聖哲

潛形易文曰天石門守晨沮溺耦耕論語曰子路

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又曰鄭玄注云石門魯城外門

也遁人顏歔抱璞蘧瑗保生戰國策齊宣王謂顏歔曰

野選而於山制則毀焉非不寶也然大璞不完士生鄙

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以自娛知足以

懷則之仕此邦無道則可卷而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

乘逝而遺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

車宦者雍渠參乘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於是醜之去衛適曹遺輕謂若奔輕細之物而去言

甚也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

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

萌蒹葭蒼而白露凝月令仲冬律中黃鍾融風艮之

冰又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微陰謂一陰爻生也詩秦

風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蒹蘆也

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

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絕地之

基組音古鄧反皇道惟融帝猷顯不泯泯庶類含甘

吮滋泯泯齊貌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己於

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

士端委縉紕端委禮衣也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持周

丁鴻漸盈階振鷺充庭易曰鴻漸于陸鴻水鳥也漸

後漢書卷九十下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也曰振振驚驚于下注云驚白鳥譬猶鍾山之玉泗濱

之石累珪璧不為之盈採浮磬不為之索山海經曰黃帝取密

山見石可以為磬言鍾山多玉泗濱浮磬注云水

音所洛反也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

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辟開也音頻亦

定謂武王伐紂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詩小雅曰薄伐

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也左傳晉與楚戰

於城濮楚師敗績故當其有事也則篋笠竝載擐甲

揚鋒不給於務篋音素和反詩小雅曰荷篋荷笠所以

貫也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

裕夫世臣門子誓御之族詩小雅曰曾我誓御也天

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

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



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

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

守高意無為於持盈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河

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泊猶也狂淫

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賈誼鵬鳥賦之

必死於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

數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又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者不為有餘損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

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

叶韻音步北反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詩小雅

無罪勳胥以痛勳師也胥相也痛病也言此無罪之

人而使有罪者相師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前書

曰史遷薰胥以刑協韻音義云謂相前車已覆襲軌而驚

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害何也天

高地厚踡而踏之

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踏怨豈在

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

也舍之則藏至順也

論語孔子曰用則行九河盈溢

非一由所防

九河謂河水分為九道爾雅曰徒駭太

九河

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

協韻反音今子責匹夫以

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

光芒之敢揚哉

致烟炎烟火之微細者言常懼微細以

火滅為潛音子

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

陰食

晏子見伯常騫問曰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地

無影也

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側匿

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眺朔而月見東方謂之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

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易坤文言

冰至良卦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止豐卦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利用遭泰可與處否

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

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取方將騁馳乎典籍

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前書司馬相如曰游于六藝之園馳騫乎仁義

仁塗班固曰肴藪義之林藪也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為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

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闔乘天衢擁華蓋而

奉皇樞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因而作華蓋

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己之圖

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

萊祗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龜鳳喻聖人霧露喻昏闇也迂曲也

修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斃不渝斃厭也百

歲之後歸乎其居詩晉風也毛萇注云居墳墓也幸其獲稱天所誘

也謂小人妄得稱舉者天罕漫而已非己咎也猶罕無

所知聞也非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

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衡軻伯翳即秦之先

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晉太史蔡

墨帝昔有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嗜欲以飲食之以服

祖也世本曰奚仲作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

驊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臆取右於禽囚倕舜之巧

書造父者秦之先也為周穆王御驊騮耳之乘非

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於秦並見史記圍養馬人

也見周禮左傳曰戰於穀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

飲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

優見弓父弓工也闕子曰宋景公使弓工為弓九年來

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東向而射矢踰西霜之日荆

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呂氏春秋曰荆

人欣飛入江斬蛟前書武帝時吾邱壽王字子贛以  
善格五待制格五今之鑿也東方朔以善談笑俳優  
得幸班固曰朔應諧似優也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  
杜預注左傳曰優調戲也

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前書

授築武帝封為期門郎從上甘泉大風車不得行解蓋

為侍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音女六反忸音

尼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之衡眉目歌曰練余心

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

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蹕宇宙而遺俗兮眇

翩翩而獨征太清謂天也和液謂和氣靈液也亭建

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

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

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

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

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字堂谿姓也先賢行狀曰典奏

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

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洛陽記曰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

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

論語二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碑議

毀若二碑毀者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

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

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

互為官也謝承書曰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禁忌轉

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

冀舊壤鎧馬所出鎧甲也周禮考工記曰燕無函函

函故無函匠也左傳曰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

姓虛縣萬里蕭條縣音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

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

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

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為三五之禁禁之薄者今

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

設三五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

於幽賤竝以才宜還守本邦前書安國字長孺梁人

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買臣字

翁子吳人家貧負薪賣以給食歌謳道中後拜會稽

太守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五繼以末制

乎前書敞字子高河東人也為京兆尹坐與楊惲厚

天子思敞功使使者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

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敞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

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

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五以差

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

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牘及

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說文曰牘書板也長一尺藝文

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音義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也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篆書

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

印章蟲書謂為蟲鳥之形所以書旂信也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

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

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為宣陵孝子者

復數十人悉除為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

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

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



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尚書金滕曰秋大熟未

問諸史百執事詩大夫雅雲漢篇序曰宣王遇旱側身

修行欲消去之故大夫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密

勞戒祗畏言勤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音辟

普歷反史記曰霹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

號令所以教人也翼氏風角曰風者天之君者夫昭事上

帝則自懷多福詩大雅曰昭事上帝聿懷來也宗廟致敬則

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大天子

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

衣謂祭官也漢官儀曰漢家赤迎氣五郊而車駕稀

出四時至敬文○劉攽曰案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

疎廢謝解過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

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易坤文言

妻道也其象曰安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

貞之吉應地無疆

後漢書卷九十九下 列傳 九一中華書局聚

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表左謂陳之於表左也猶今云如左

如右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

郊

天子居明堂各依其月布政故云明堂月令四立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各以其日天子親迎氣於

其方并祭中央帝也

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

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

業祖宗所祇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

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

及小汚謂病及死也

竊見南郊齊戒未

嘗有廢至於它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

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

奉以致肅祇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章帝元和

山川百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其議修羣祀以祈豐

年又宗祀五帝于汶上明堂三年望祀華霍東柴岱

宗為人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

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

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禮記曰

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所謂宮中有卒三月

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儀禮曰有

者則為之三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

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

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

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

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恆被謗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

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漢名臣奏張文上疏其略曰春秋義

曰蝗者貪擾之氣所生天意若曰貪狼之入蠶食百姓若蝗食禾稼而擾萬民獸齧人者象暴政若虎食人辟

歷殺入京房易傳曰小人喜怒政以賄成刑放於龍推

類敘意探指求源皆象羣下貪狼威教妄施或若諸

蟲宜勅正衆邪清審選舉退屏貪暴魯僖公小國諸

侯勅政修己斥退邪臣尚獲其報六月甚雨之應豈

遠舜之聖秉獨見之明恢太平之業敦經好學流布

太尉司徒司空夫瑞不虛至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

統未明以招祆僞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

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  
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  
焉○劉敞曰注則可致太平案文多一可字  
又曰救寧我人案救當作救寧出尚書

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謂右用事之便宣聲海內博

### 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

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

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

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

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

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漢官儀曰三公聽探長吏臧  
否人所疾苦條奏之是為舉

謠言者也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

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

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語見前書今始聞善

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

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平和也三公歲盡差其殿

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

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

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注云適猶得也孝武之世

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數路謂孝廉賢良文學之類也夫書畫辭

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

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

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

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

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

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  
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  
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  
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  
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論語子夏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致遠恐泥鄭玄注云小道如今諸子書也泥  
謂滯陷不通此邕以爲孔子之言當別有所據也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漢書儀曰秩六百  
石銅章墨綬也皆當以  
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  
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  
不宜處之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  
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  
有此可皆斷絕以覈真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劉  
放曰

案文多一者字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

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

踰越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

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

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

皇后祖載之時周禮曰喪祝掌大喪及祖飾棺及載

庭載謂升柩於車也○劉攽曰正文東郡有盜人妻

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

言又前至得拜後輦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

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

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邱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

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親迎氣

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為舍人者悉改



為丞尉焉光初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

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

皆取與為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

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

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洛陽記曰南宮

殿西有金商門也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

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其志今

志曰光初元年詔問曰連年蝗蟲其咎焉在邕對曰

易傳云大作不時天降災厥咎蝗蟲來河圖祕徵篇

又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慘生蝗蟲貪苛之所致也

冠尚元未變詔以問邕對曰為雄之不恭則有難禍元帝

初即位將立王皇后至初元平陽丞相史家唯難化

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

臣竊推之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今雞一身已變未至

於頭而止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  
精政無所及頭冠或成爲患滋大也○劉敞曰注是  
后父禁爲平陽侯案如上文此處少  
一歲字又當作陽平侯非平陽也

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

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喻閉口不言易曰

括囊無咎王弼注云括結也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

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阜

囊封上漢官儀曰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阜囊也邕對曰臣伏惟陛下

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襄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

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

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

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祲變以當譴責欲令人

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

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

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嬈音女生則

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

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王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

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

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趙嬈及今

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為王所進光祿

勳偉璋偉姓也璋名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玠音

蔡邕集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

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尚書曰君子在位伏

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

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

大臣君之四體謂股肱也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

小吏雕琢大臣也雕琢猶鐫削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

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厭伏也音一葉

反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荅天望聖朝既

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

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

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

之禍易曰君不密則失身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

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

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

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質字

著漢職儀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

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

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中傷也於是詔下尚書召邕

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

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休假也前書音義曰吏病滿百日當

免也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續漢志曰書佐

主幹文書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母班郃不為

用致怨之狀邕集其奏曰邕屬張宛長休百日郃假

召太山黨魁羊陟與邕季父衛尉詔書對門九族質為

尚書營護阿擁令文書不覺郃被詔書考胡母班等

辭與陟為黨質及邕類詰郃問班所及郃不應遂懷

怨恨欲必中傷郃制曰下司隸校尉正處上邕集作

慕母也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

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  
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  
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

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

齋猶持也與齋通

臣實愚戇唯

識忠蓋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拔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

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商

時質為下邳相故不聞也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

阮瑒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

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對問章者今之表也邕集曰光

元年都官從事張恕以辛卯詔書收邕送維陽詔獄

考吏張靜謂邕曰省君章云欲離怨未有所施法令

無此以詔書又刊章家姓名不得對相指斥考事君

學多所見古今如此豈一事乎答曰曉是吏遂飲章

為文書臣賢案俗本有不解飲死期垂至冒昧自陳

字或改為報或改為款並非也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句乞則身死之日更生之

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於是下邕質於洛陽

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市事奏中常

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

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

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

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

縣即西安陽縣也故城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

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

其所著十意猶前書十志也邕別傳曰邕昔作漢記

曰臣既到徒所乘塞守降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

能復操筆成草致章闕廷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懷

王莽而有所不竟臣自來唯記紀傳無續志者臣所事師

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與臣

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餘年不在其位

非外史庶入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

十志皆當撰錄會臣被罪逐放邊野恐所懷隨軀朽

腐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願陪科條著者五臣欲刪

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分別首目并

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

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



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屬猶勸也音燭智者中常侍王

甫弟也素貴驕慚於賓客託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

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

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張騰文士傳曰

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

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之觀以竹

為椽邕取為笛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

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

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

焉傅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

琴曰繞梁司馬相如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器也

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

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喜歎聲也音

僖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

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為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

後漢書卷九十九下列傳七十一中華書局聚

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也憮猶怪音武彈琴者曰我

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

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為殺

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莞笑貌也音胡板反此足以

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為司空聞邕名高辟

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

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

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

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為侍中

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

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

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為其號今明公  
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

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

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

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

蓋瓜畫兩轡遠近以為非宜續漢志曰乘輿大駕公卿奉引皇太子皇子皆

安車朱輪青蓋金華卓於是改乘阜蓋車續漢志曰

二千石皆阜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

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限用案劉敞曰

限用不成文理當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

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

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恆人每行觀

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

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

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

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  
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  
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  
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  
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  
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

世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  
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

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權酷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司馬  
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譏貶損

當世非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

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

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

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

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

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  
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  
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  
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  
釋誨敘樂女訓篆執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  
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

深悲也

流極皆放也  
極音紀力反

當伯喈抱鉗扭徙幽裔仰日月

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

謂迫促之令不  
得避風塵也

其

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竄甌越潛舟江

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邱歸

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

結信宿三遷

謂三日之間  
位歷三臺也

匡導既申狂僭屢革資同

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易同人卦曰先號咷而後

入胡中入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

駿馬而歸入皆賀之叟曰何知非福及家富馬良其

子好騎墮而折臂入皆弔之叟曰何知非福居一年

胡夷大入丁壯皆戰死者十九其子獨以非福居之故子

父相保也見屬其慶者夫豈無懷慶謂恩遇也懷思也

淮南子也乎君子斷刑尚或為之不舉左傳鄭伯見號叔曰夫

杜注云不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政君為之不舉

舉盛饌也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王執政也謗書流後王允也放此為戮

放音甫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後謂

女樂之類音伎謂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

鼓琴吹笛之屬也徂北徙謂對事於金商門指籍梁懷董名澆身毀籍

謂融因籍梁冀貴幸為作西第頌懷董謂邕懷董卓之恩也澆薄也

也劉歆又言誥羣臣各言政要亦本是詔字蓋武太后

諱照此時悉同避照字後人既  
已改還本字尚有遺者故爾

後漢書卷九十下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

蔡邕傳不寢寐者十旬○宋本作七旬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臣世駿按此與張馴傳皆云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而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  
文字儒林傳序云詔諸儒正定五經刻於石碑盧  
植傳云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李巡傳  
云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考邕傳注引  
洛陽記亦祇有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論語晉羊  
欣筆法魏鄺元水經注亦祇言五經意熹平四年  
邕等所奏求定者六經暨光和六年書丹立石祇  
五經耳

邕乃自書冊於碑○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皆屈情從制○屈情二字監本訛作出清從宋本改  
奏其所著十意注唯記紀傳○記字一本作有

後漢書卷九十下考證